



(法) 乔治·佩雷克 (Georges Perec) 著 龚觅 译

LES CHOSES 六十年代纪事

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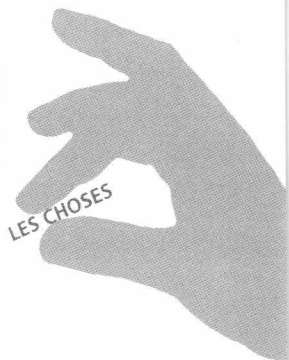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物

(法) 乔治·佩雷克 (Georges Perec) 著 龚觅 译

LES CHOSES 六十年代纪事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物: 60年代纪事/(法)佩雷克著; 龚觅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80225-822-8

I. ①物… II. ①佩…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943 号

---

## Les Choses by Georges Perec

Copyright © 1993 Editions Julliard,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物:60年代纪事

(法) 乔治·佩雷克/著 龚觅/译

责任编辑: 许彬  
装帧设计: 王梓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4千字  
版次: 2010年2月第一版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5-822-8  
定价: 20.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文明带给我们的福祉不计其数，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引起的各种财富的增长难以估量，人类为增进自身的幸福、自由和完美而实现的创造更是不可思议。然而还有那些在苦役中如动物般挣扎的人们，富足的新生活的清泉，依然没有奔流在他们焦渴的嘴唇上。

——马尔科姆·劳里<sup>1</sup>

---

<sup>1</sup> 马尔科姆·劳里 (Malcolm Lowry, 1909—1957)，英国作家。这段话引自其小说《在火山下》( *Under the Volcano*, 1947)。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 第一部分



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毯上向前滑动。两边墙上是浅色木料打成的壁橱，铜镶边闪闪发亮。墙上挂着三幅版画，其中一幅画着爱普森赛马会上的冠军，一匹唤作“雷鸟”的马，另一幅表现的是“蒙特罗城”号桨船，第三幅上绘有斯蒂文森式火车头。再往前去，紧里边儿是一道皮质的帷幔，悬在黑色带条纹的、粗大的木环上，轻轻一拉就可以移动。化纤地毯的尽头紧接着浅黄色的镶木地板，上面铺着三条色彩黯淡的地毯，但并没有全部遮住它。

这是一间起居室，长约七米，宽三米。左侧墙边的凹部里搁着一张巨大的无背沙发，表面的黑色皮革早已陈旧，左右环绕着两个浅色的野樱桃木架子，上面横七竖八地堆着书籍。沙发的上方悬着一幅长度和整块护墙板相当的古代罗盘地图。隔着一张小矮桌，一张丝织的拜垫用三颗大头铜钉挂在墙上，正好和那道皮质帷幔配成一对，下面摆放着另一张蒙着浅褐色丝绒的沙发，和刚才那张正好垂直。再过去是一台体量不大的暗红色三层高脚漆柜，里面陈放着各色饰物：玛瑙、宝石彩蛋、鼻烟盒、糖果盒、玉石烟缸、玳瑁壳、银质的挂表、精工雕琢的玻璃、水晶金字塔，还有镶嵌在椭圆框子里的细密画。更远

处，在一扇表面装着软垫的门后面，几个重重叠叠的书架围起了小小的角落，堆放着各种盒子和唱片，还有一架盖上的电唱机，从这里望过去，只能看见上面四个刻有格状饰纹的钢制盖钮。电唱机的上方，则是一幅绘着“竞技场节日大游行”主题的版画。窗户配有白灰两色，用仿儒伊布<sup>1</sup>制成的帘子，透过它可以望见室外的几株树木、小小的花园以及街角的景致。窗边是一张带帘子、堆满文件和文具盒的办公桌，配一把小小的藤椅，旁边的雅典式书桌上搁着电话、真皮记事本和信笺簿。在另一扇门后面，一个矮小的，可以旋转的方形书橱里陈列着一个带有蓝色饰纹的圆柱状大花瓶，里面插满黄色的玫瑰，花瓶上方悬挂着一张长方形的镜子，镜框是用桃花心木制成的。书橱再过来是一张狭窄的桌子，它配有两张蒙着苏格兰花呢的软凳，紧挨着那道皮质的帷幔。

放眼望去，这将是一个充斥着棕色、赭色、褐黄和黄色的世界。在这色调灰暗的空间里，房间的主人小心翼翼地，甚至略带造作地经营着自己的格调，只有寥寥几块浅色的斑点，比如一张扎眼的橙黄色垫子，或是几个夹在成排精装书中的斑斓的书脊，才在朦胧中显出一点特别。白天，波浪般涌入的阳光带来一些忧郁的氛围，即便那束玫瑰也无法消除。这是一个属于傍晚的房间。冬天，帘子拉上，四周一片昏暗，只能看见少许光斑——书架围成的角落、唱片橱、办公桌、两张沙发间的矮桌、镜子里模糊的映象，加上大块暗影和在它的衬托下流光溢彩的物品，比如光滑的木料、厚重奢华的丝绸、精心雕琢的水晶、柔软

---

<sup>1</sup> 儒伊 (Jouy) 是巴黎西部伊夫林省 (Yvelines) 的一个小镇，1759 年，这里建成了法国第一座印花布纺织厂，从此“儒伊布”便享有盛誉。



的皮料，将这里化为宁静的避风港、幸福的安乐窝。

第一道门将通往一个铺着浅色地毯的房间，最里面全被一张英式大床占据。在房间右侧，窗子两侧各放着两个又高又窄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几本主人日常翻阅的书，还有照相簿、纸牌、一些瓶瓶罐罐和项链首饰，以及各种便宜的摆设玩意儿。左边，在一个古旧的橡木衣橱和分别用木料和铜打成的两个衣帽架对面，是一张罩着细纹灰绸的小扶手椅和一张小梳妆台。一扇半开着的门通往浴室，透过它能看见厚厚的浴衣、天鹅颈形状的铜制水龙头、一面可以转动的大镜、一对英式剃须刀和它们绿色的皮制外鞘、若干香水瓶、牛角柄的刷子，还有一些海绵。房间的四壁都蒙着印花棉布，床上则罩着苏格兰格子花呢。在一张三面都饰有镂空铜镶边的床头柜上，银质烛台的丝罩颜色近于灰白，还有一台四边形的小挂钟和插着一枝玫瑰的高脚玻璃杯，在床头柜下层的搁板上放着几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和几本杂志。再远一些的床下，则是一张真皮的厚墩软垫。窗上的纱帘轻悬在铜杆上，另有两层厚实的灰色毛呢窗帘拉开了一半。一片微光之中，房间还是足够亮堂；在夜晚休憩的床榻上方，墙上小小的两盏阿尔萨斯式壁灯之间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窄长的画面上是一只展翅高飞的鸟，气韵生动而完美，只是略显得有些雕琢。

第二道门后面则是一间办公室。顺着四壁，从上到下堆满了精装或简装的书刊，其间还夹杂着不少版画、素描和照片。这里有墨西拿的安托内洛<sup>1</sup>画的《圣热罗姆》，一

---

<sup>1</sup> 安托内洛 (Antonello de Messine, 1430—1479)，意大利画家。

幅《圣乔治的凯旋》的局部摹本，一幅皮拉内西<sup>1</sup>的监狱图，一幅安格尔<sup>2</sup>的肖像画，一幅克利<sup>3</sup>手绘的小型风景画，一张勒南<sup>4</sup>在他法兰西公学的工作室里拍摄的已经变成茶褐色的照片，一张施泰因伯格的大商场的照片，还有克拉纳克画的梅兰西顿<sup>5</sup>的肖像，它们都被固定在嵌入书架搁板的木板上。窗子的左边斜斜地摆放着一张洛林式长桌，上面铺着红色的吸墨纸。一些木碗、长文具盒和各种容器里盛放着各式铅笔、回形针、别针、金属夹子。一块砖形的玻璃充作主人的烟灰缸，旁边是一个黑色的皮制圆盒，外饰以用纯金细线描成的阿拉伯式图案，里面装满了烟头。屋里的光线来自这张桌上一架陈旧的台灯，灯头勉强还可以转动，灯罩用浅绿和乳白色夹杂的玻璃制成，形状好似武士的头盔。在桌子的两侧，几乎是面对面的分别摆放着两张高背、皮面的木制扶手椅。再往左边去，沿着墙，一张狭长的桌子上摆满了书。一张暗绿色的大皮椅正对着一些灰色的金属文件夹和浅色的木质卡片柜。第三张较小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瑞典式台灯和一架用漆布罩着的打字机。在房间的最深处是一张铺着深蓝色丝绒，配有各色软垫的狭窄小床。一张上漆的三脚家具几乎位于房间的正中，上面搁着一架用白铜和硬化处理过的纸板制成的地球仪，绘制技法拙劣，大概是故意假冒古物。在一半被红色窗帘遮住的办公桌后边，一张上了漆的

---

<sup>1</sup> 皮拉内西 (Piranesi, 1720—1778)，意大利素描家和铜版画家。

<sup>2</sup> 安格尔 (Ingres, 1780—1867)，法国画家。

<sup>3</sup> 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瑞士画家。

<sup>4</sup> 勒南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

<sup>5</sup> 克拉纳克 (Cranach, 1472—1553)，德国画家，装饰设计师；梅兰希顿 (Melanchthon, 1497—1560)，德国新教神学家。

木制踏步梯装在环绕整个房间的铜轨上，可以随手移动。

这里的生活将是轻松、简单的。物质生活所要求的一切义务、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应对之道。每天上午，一位女仆都会来这里上班，每两周都有人上门送来葡萄酒、油和食糖。这里的厨房宽敞而明亮，铺着带有纹章图案的蓝色地砖，三副饰以黄色的阿拉伯式曲线的彩瓷餐具泛着金属的光泽，四面都装有壁橱，中间则摆放着漂亮的白木餐桌和各式椅凳。每天清晨，在沐浴之后轻装宽袍坐在这里，将会是多么惬意。那时，桌上会摆着大号的粗陶黄油罐、几个果酱瓶，还有蜂蜜、面包和切开的柚子。晨光熹微，那将是五月里一个漫长的夏日的开端。

他们会首先拆开收到的邮件，然后摊开报纸。他们点上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他们还会出门。上午的工作花费不了多少时间，到午餐的时刻他们又会聚在一起，根据当天的心情，享用三明治或者烤肉。他们会在街边的露天座位喝上一杯咖啡，然后慢慢地走回家去。

他们的寓所很少会是井然有序的，然而那种无序却正是它最大的魅力。他们几乎不去照料屋子；他们只是在其中生活。环境的舒适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的伊甸园，是他们的本性之所在。他们的心思全在别处，在他们翻开的书页里，在他们写下的章句中，在他们聆听的音乐唱片和他们日复一日的言谈里。他们长时间的工作。然后他们在家或外出用餐；他们和朋友们相聚，和他们一起散步。

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整个生活都会在书架背后的这几堵墙壁之间悠然而逝，他们身处这些如此友善的器物间，这些美丽、简单、可爱而明亮的陈设间，不免觉得它

们全是为自己而存在的。然而他们并不感到自己被外物所系：总会有那么一些日子，他们会远走高飞，外出历险。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既没有什么不平，也没有什么苦涩辛酸和未了的心愿，因为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的手段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契合无间。他们把这种平衡称作幸福，他们也懂得如何依靠自己的自由、智慧和文化，把幸福长久地延续下去，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发现它。

## 二

他们本来期望自己是富足的。他们相信自己懂得如何像富人一样生活。他们知道怎样的穿着、注视和微笑才符合富人的品味。他们会有必不可少的分寸感。他们会忘记自己的财富，决不以此炫耀自傲。对待财富，他们只会淡然如水，任其自然显示。他们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行走、逛街、选择和欣赏，皆乐在其中。他们本来会热爱生活。他们的日子本来会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可是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得来。恰恰相反，这对年轻的恋人并不富裕，不过正因为也并不贫穷，他们才渴望成为富人。对他们来说，简直没有比眼下更糟的境况了。目前他们只有最基本的、他们合该拥有的东西。他们梦想拥有宽敞的居室、良好的采光、安静的环境，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的陋室、粗茶淡饭和寒酸的假日之旅；这样的现实纵使不算悲惨，至少也称得上局促，而局促也许比悲惨更糟。这一切都符合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他们的现实，他们唯一的现实。不过就在他们身边，环绕着他们，沿着他们不得不天天行走的街道，众多的古玩店、杂货店和文具店总会发出天花乱坠的、热情的许诺。从王宫到圣日耳曼大街，从战神玛尔斯广场到星形广场，从卢森堡公园到蒙帕纳斯，从圣路易岛到玛莱街区，从泰

尔纳到歌剧院，从玛德莱纳教堂到蒙梭公园，巴黎是一种永不消逝的诱惑。他们渴望着在醉意中，立即而且永久的向它屈服。然而他们欲望的天地被无情地遮挡了，他们无尽的空想从此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他们居住在一套狭小而不失其魅力的公寓里，屋顶低矮，窗外是一个花园。每当回忆起住在阁楼里的那段时光——比如那阴暗狭小而又十分燥热的过道，还有里面挥之不去的气味——他们就觉得现在每天清晨都能听到鸟啼的生活还是让人陶醉的。他们推开窗户，长久地、满心欢喜地注视着自家的庭院。年久失修的房子谈不上面临倒塌，也已经四处开缝，破旧不堪。走廊和楼梯又窄又脏，到处渗水，还满是油烟。但院子里有两株大树挺立，五个形状不规整的微型花园虽然大多无人修葺，却长满了稀有的草皮，在密密匝匝的盆栽花、繁茂的树丛和一座座手法朴素的雕像之间，穿插着一条用粗糙的砖石砌成的小径，颇有几分乡村风情。巴黎很少有这样的所在，在秋日的雨后，地上会蒸腾起一股强烈的森林中特有的气味，那是泥土和腐烂中的落叶混杂在一起的气息。

对这样舒适的环境，他们从来乐此不疲，本能的敏感一如既往，仿佛每一天都是和它初逢。可是经过数月悠哉游哉的日子，他们发现这并不足以让自己遗忘公寓的种种不便之处。他们习惯了住在邋遢的房子里，除了在里面睡觉，其他的时光都在咖啡馆里度过，因此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睡觉、吃饭、阅读、交谈、洗漱这些日常生活里最平凡的琐事原来也需要专门的空间；而现在，他们分明已经开始感到空间的匮乏。他们尽力安慰自己，提醒自己住在这个街区是多么值得庆幸，它邻近穆弗达尔街

和植物园，环境清幽；哪怕房间里低矮的天花板也别有特色，就像窗外挺拔的大树和庭院里四季的景观一样。可是，在室内，家具、书籍、盆碟、成堆的纸张报刊和空酒瓶似乎已经让屋子的结构不堪重负，一场损耗战已经开场，而他们永远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

这套公寓大约三十五平方米左右，准确的面积他们从来不敢丈量核实。进门首先是一个很小的门道，狭窄的厨房有一半充作盥洗室，一个主房间面积狭小，另有一个万能的小厅——它既是阅读室、起居室和工作间，又是会客室，此外还有一个说不清用途的角落，半像房间，半像走廊，这里搁着一台小型冰箱、一台电热水器、一架临时衣橱、一张餐桌，还有一个用来放置脏衣服的柜子，他们有时也拿它当凳子使用。

有些时候，空间的缺乏简直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让他们感到窒息。他们徒劳地想把两个房间的界限向外推移，凿穿墙壁，打通走廊、壁橱和过道，想象出一些新款式的衣橱，梦见自己兼并了邻家的房子，可到头来，他们仍然置身于命运给予他们的这块小小天地，这小小的三十五平方米里。

合理地装修房子本来也是可能的。他们可以拆掉墙板，解放利用率很低的角落，淘汰那些笨重的家具，给新的壁橱腾出必要的空间。或许，只要稍加粉刷、擦洗，精心修整一番，这个寓所就可以改换新颜。不妨在窗口装上红色、绿色的帘子。从跳蚤市场买来的那张有些摇晃的橡木长桌可以摆放在那幅中世纪罗盘地图的精美复制品下面，和护墙板一样长，桌上那个带着第二帝国款式罩子的小文具盒是用桃花心木制成的，上面镶嵌的铜条缺失了几根，它把桌面分成两部分，热罗姆用右边的，西尔维在

左边，每部分都铺着同样的红色吸墨纸，摆着同样的玻璃砖和铅笔筒。房间里还可以摆上那个被做成了台灯的古老的镶锡玻璃广口瓶，一个外包着旋切过的木料，又用金属衬底的十公升容器可以充当废纸篓，当然还可以配上两张外形奇特的扶手椅、铺着草垫的椅子和放牛馆坐的板凳。如此布置之后，从整洁、精巧的环境中就可以产生一种友善、热情、适于工作和共同生活的气氛。

但只要一想到工程的艰苦，他们就打了退堂鼓。动工，就得先借钱，积蓄，投资。他们害怕陷入这些琐事，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两手空空，退而求其次可不是他们的习惯。书架就得用浅色的橡木打成，不然干脆不要。结果当然是他们没有书架，书只好堆在两层肮脏的木板上，或者并排搁在本该放置其他杂物的壁橱里。三年来，一只插座一直有毛病，他们一直下不了决心请电工来修理，几乎所有的墙上都拉扯着接头粗大的电线和丑陋的拉线板。换一根窗帘拉绳，也得花上他们半年的功夫。在房间的日常维护中，最微小的一点疏忽也会带来整日整夜的混乱，窗外徒有那些近在咫尺的树木花园，反而让屋里的一切变得更加不可忍受。

现状不由分说地支配着一切。他们只等着奇迹的降临。他们本可请来建筑师、包工头、泥瓦匠、管子工、油漆匠和裱糊匠。他们大可出门旅行，归来时重新发现一座翻修之后崭新的、标准的住宅，不但面积奇迹般的扩大，而且一切设施细节莫不称心如意：可移动的隔板和拉门，有效并且隐蔽的取暖设备，设在暗处的电路，还有一套上好的家具。

一边是在他们带着奇怪的快意沉溺其中的不着边际的梦想，一边是无所作为的懒惰，在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理



性的计划来协调他们的客观需要和经济能力。欲望的膨胀使他们陷入了瘫痪。

缺乏简单性，甚至几乎缺乏清晰性，这是他们最典型的特点。或许最严重的是，他们还特别缺少悠闲，这不是指物质上的、客观的富裕，而是一种闲散的、无拘无束的心境。他们总是易于激动和紧张，充满欲望，又常常心怀妒忌。他们对舒适、对更优裕的生活的向往之情经常表现为一种笨拙的热忱：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的和朋友谈论一只精巧的烟斗或一张矮桌，将其视为该被博物馆收藏的艺术珍品。他们可以对一只皮箱倾注热情，这小小的，形状特别扁平的，表面蒙上带有微粒的黑色皮革的箱子，常常摆放在玛德莱纳街区的玻璃橱窗里，似乎在它的身上汇聚了到纽约或者伦敦进行闪电式旅行的一切可以想象的欢乐。他们可以穿越整个巴黎，去寻找一把传说中精美的座椅。更有甚者，由于对古典的品味了然于胸，他们会在购买挑选新衣时犹豫不决，因为要讲究举止的高雅，新衣得预先被人穿过三次才行。然而，在服装店和鞋帽店的橱窗前，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热情而摆出的那种被神圣化了的动作，通常只是让他们变得滑稽可笑。

也许他们过于在意自己的往事，不仅他们，他们的友人、同事、同龄人，他们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也许他们表现出过分贪心的本能：他们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世上万物本该都属于他们，让他们在上面打下所有者的印记。可是他们却不得不陷入追逐的过程，从头开始：也许日后他们会越来越富有，可是却无法装作生而富贵。他们渴望生活在富足和美之中。然而他们赞叹，他们崇尚，这便是他们并没有过上这种生活的最有力的证明。传统——